

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选登7

经受考验，不惑之年入了党

安淑媛

太原解放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此后，我一直无忧无虑地在红旗下学习、成长。没想到上高中时，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三年劳改，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

1959年我高中毕业，无缘上大学，就参加工作，到一所子弟学校当老师。新建的学校人手少、条件差，但我喜欢当老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曾经一个人担任过五门课程的教学，每天都忙到深夜，也不觉得疲倦。受到了学生的尊重，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学校团支部把我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经过两年的考验，我加入了共青团，那年我21岁。

“文革”开始，工宣队进驻学校。其中有一位队员是我的邻居，也是一位老党员，她热心地找我谈话：“安老师，你吃苦耐劳，工作认真，学生都喜欢上你的课，为什么不要求入党呢？”还有一位工宣队员，他的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知道我有思想包袱，就对我说：“安老师，你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贯工作踏实，勤勤恳恳，大家有目共睹，为什么不能放下包袱呢？”我很感激二位师傅的关心，心里感到暖暖的。有一天教导主任侯金娥老师找我谈话，态度很严肃：“淑媛你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为什么不靠近党组织？”我吓了一跳：“哪里？我服从分配，从不挑肥拣瘦，还不算靠近党组织吗？”侯老师说：“既然靠近党组织怎么不写申请书？”我连忙说自己缺点太多，条件不够等等。她依然严肃地说：“谁敢说自己就够条件？人人都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嘛。你不提出要求，怎么帮助你？”听了侯主任的话，我的心开始翻腾起来：想起我生孩子的时候，学校党支部书记、老红军李世明了解到我爱人不会做饭，就委托三位团支部委员帮助我。周素莲、杨巧云和岳秀珍三位委员，每天中午下了班轮流到我家教我爱人和面、擀面，整整一个星期，我爱人学会了做汤面。老红军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动了全校的老师们，我们夫妻俩更是感到无比温暖。再想想学校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培养，越想越为自己的顾虑重重感到惭愧，终于放下包袱，鼓起勇气，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思想上做好了接受长期考验的准备。

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工作更加努力，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只要工作需要，不管分内分外我都会努力完成。我是数学老师，为了教好学生常常进行家访，后进生有了进步，我就送学习用品进行鼓励。我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多次承担公开教学任务，被评为“河西模范教师”，作了大会发言，还应邀到兄弟学校传经送宝。终于，我经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在不惑之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特意包饺子为我祝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得到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彻底没有包袱了。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来临，我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虽然我退休了，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不能退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大学毕业后进住单位集体宿舍，1969年准备结婚，单位解决不了婚房。夏天，我老舅找到他的朋友王万和，请他帮帮忙，因为他知道，王住的新移街14号院里有间自建的6平方米左右炭房，新移街就在五一广场西南侧，紧邻并州饭店。于是我在太原的第一个家就安在广场旁，虽然这里当时是典型的棚户区，但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我很感谢我的老舅和王万和叔叔一家。

这年10月1日是国庆20周年，大庆，游行，我就在广场旁边执勤，妻子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她早早到我这里换了衣服，去找她的队伍。那时的五一广场是省城的政治活动中心。广场中心是北面南的主席台和两边的观礼台，在人们的心目中神圣又庄严。主席台后面有假山和小游园，这里曾经是我们常常去溜达的地方。

家在太原

五一广场琐忆

杨靳葆

在广场旁的新移街14号院，我和妻子于1969年国庆后的10月2日举行了婚礼，组建了家庭，一年后我们的女儿在这里诞生。

广场北侧是当时以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太原市最大最有影响的五一百货大楼，是人们购物的主要场所，再后来，五一广场有了地下商场，因为位置和形式，曾经红极一时，还能顺便逛五一大楼，沿海子边到达钟鼓楼、柳巷，这曾经是许多人包括周边郊县的人们认为休息时最佳的一条游购娱食的线路。

图片选自百度网，投稿邮箱：symtywb@126.com



我真正成为生产队全劳力，是从1974年割麦时节开始的。

那时，我们小学生每年有两次农忙假期，暑假和秋假，每次半个来月，在生产队劳动，锻炼吃苦耐劳的意志。

以往暑假，老师带领我们到生产队麦田里拾麦穗，称斤记工。但我最大的愿望是像其他高年级学生那样，拿起镰刀在黄澄澄的麦田里割麦子，成为一个壮劳力。我把这种想法跟生产队长张三叔说了。三叔笑嘻嘻地说：“块头大，是个好劳力。今年好好拾麦，明年你再给咱生产队割麦子。”我一听不知蹦了几尺高。

期盼中，来年芒种到了。村墙上写着“细收细打，颗粒归仓”和“决战三夏，龙口夺食”。麦收时节，大片金黄的麦地呈现出沉甸甸的喜悦。

傍晚麦地里，老父亲抚摸麦穗，揪出一穗，搓掉麦衣，放在手

心，送到嘴里，慢慢嚼着，嚼出香甜的麦浆，满脸的喜悦。

麦熟啦！我激动地去找张三叔，三叔瞅着墙根下半麻袋玉米说：“小伙子，把那半麻袋粮食扛起来，转十圈，停三分钟，赢了，一早让你割麦。”我不知哪来的一股憨劲，一个抡挥，将半麻袋粮食扛上肩，转了十圈站稳。三叔一挥臂膀：“放下麻袋，明天到东堡子割麦。”

第二天，迎着一轮朝阳，欢唱着“马车飞跑铃铛响，黄澄澄的麦子上车装”的歌，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麦收大会战。

平展展的堡子足有50多亩麦地，金色的麦浪仿佛没有边际，割麦的大队人马在地头一字排开，队长安排我占三行麦子，吩咐：“割麦要干净，麦把摆放要整齐。”嚓嚓嚓，开始割麦，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渐渐就被大伙儿丢远了。领行的是一位刚过门的新媳妇，她割六行开路，左右开弓，挥舞镰刀，风

火麻利。躬身割麦的人们，在金色的波浪里若隐若现。阳光火辣辣地穿透我干瘦的脊梁，汗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滴。一不注意，麦芒就划过皮肤，胳膊出现一道印痕，汗水淌过痒痒难受，麦茬还会扎到脚后跟。我这个割麦新手，割麦时间长了，腰疼、脖子酸，胳膊、手腕都疼，一切痛苦都默默忍受着。

突然，队长一声令下：“到地头磨镰刀了。割麦不误磨镰工！”我这才如释重负，到地头歇息。在地头等着的老弱劳力喊：“磨镰刀的拿来。”赤脚医生给社员们喝绿豆汤，给每人发一包“人丹”或几片薄荷。

太阳烤着大地，待磨好所有的镰，继续割麦。天没一丝丝风，一顶草帽阻挡不住酷热。“三夏大会战，一天三顿饭，两顿在田间，晚上还要加班干”，田间午饭时，社员们吃着自带的馍馍：有添油花卷馍、“鞋底”卷子馍，还有玉米窝窝头、高粱黍子馍，菜是生产队供应的小葱拌粉条。待一阵狼吞虎咽之后，又开始卷人如火如荼的三夏收割大战中……

过去的收麦季节，留给我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是收获的满足和快乐。暑假开学，皮肤变得黝黑，胳膊、臂膀还蜕了层皮，但通过劳动锻炼，我一次次感受到劳动创造幸福的喜悦，也收获了诸多人生的启迪。

传承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

纪实

发病急，演变快，如若处理不及时或不得当，很容易危及患者生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宫外孕患者一经确诊即行手术已成定论。手术治疗虽有其优越性，比如术中直观、治疗周期短等，但给患者造成的创伤也较大，还为患者术后再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58年，李翰卿与山西医学院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于载畿合作，开始研究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外孕。于载畿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后留校任附属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1949年，她为了支援山西建设，自愿来到山西建设，一直工作至今，是山西妇产科的奠基人之一。其

时，李翰卿虽对西医解剖学及病理学不甚熟悉，但他实事求是，常将自己不懂的东西记录下来，不耻下问。年逾花甲尚有如此学习精神，令人钦佩。李翰卿曾在笔记中写道：必须通过参考书籍或西医的具体介绍，了解西医对本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经验；询问西医同志一个月的胚胎体积有多大？询问解剖学中有无输卵管的图形，和实物体积大小对比是否相同？卵巢去掉后身体有无异常反应？后穹窿放血能否把溢出的血一次放尽，最多数量有多少？疼痛是否是输卵管破裂的征兆？李翰卿详细制订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的计划”，认为中医方面必须亲眼看到手术部分

山西教育出版社

97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的具体情况，必须调查全国治疗本病的方法和结果，实事求是、有计划地记录、总结治疗过程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发现新情况，创造新方法。西医方面也须抱持同样的态度，避免各执己见。辨证施治是张仲景留下的重要医学遗产之一，李翰卿深谙此中奥妙。

连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97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也有人友好地同情：瞎，你也算是在西省停过多年，咋没学下一样本事，哪怕会个箍漏锅钉疤碗，也比庄稼户受苦强。有人再问：你天天黑了漏闲，你不会个说说唱唱啥的？红脸森娃的眼窝里竟然闪出一星火苗来，他嘎嘎着：小的时候，咱这里就传过几个段子，到西

省常听人说唱，有些段子也听得熟背了。只是，咱谁干那个。那就给咱们表一段好不好？不行不行，多年不听，又忘得差不多了。瞎，没事没事，记得多少算多少。来来来，大家呱呱呱！大家应声就拍手。红脸森娃终于拗不过大家的好意，他说：那我来说一个《卖膏药》，大概记不全，说到哪搭算哪搭。这里头也有唱，我不会，只能说。花鼓梆一梆，听我给咱说卖膏药。我的膏药能治百病，贴山倒，贴河干，贴了犁辕，犁辕展端。（犁辕是木犁上一根粗壮弯曲的铁条，用作牵引，展端，绷直）

贴贴心，烂后心，贴手心，烂脚心，贴嘴唇，烂沟门。（沟门：肛门）招贴在十字路口，东边来了一个和尚，西边来了一个婆娘。婆娘言道：栽拐栽拐，奶头上长了斗大一块，（栽拐：出了怪）问问先生有无有更改。我从腰里掏出竹篾子，连着钩了几篾子，花糊脓流了几盆子。是她娘家不让，将我告到堂上。大老爷问：没本事敢胡闹，使什么药材，用什么料？我言道：蛇蚤屎，蚂蚱尿，蛤蟆尾巴鲤鱼鳃。

随笔